

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原女中)

建校五十周年

纪念册



1948.3.8 — 1998.3.8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微机室



学习微机



语音室



生物小组活动



生物实验室

辉煌的历史 美好的前程

—— 纪念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建校五十周年



校长 苑文昌

五十年前的今天1948年3月8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我们的学校诞生了。她的前身是“石家庄市女子中学”，是我市解放初期成立最早的三所中等学校之一。1968年8月15日更名为“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

五十年来，我们的学校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校规模不断发展，由建校初期的三个教学班、130名学生、16名教职员，发展为具有32个教学班、近2000名学生、170多名教职员工的完全中学；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校容校貌焕然一新。今天，

我们已拥有了设备完善、环境优美的教学楼、办公楼、理化生实验室、电化教学楼，总建筑面积达两万平方米。图书馆藏书达50万册。

建校以来，学校领导几经变换，却始终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放在第一位，形成了“勤学、善思、尊师、守纪、团结、活泼、求实、进取”的优良校风。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学校、教学示范学校，并多次获教学质量优胜奖。

我校拥有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他们忠诚于党的教学事业，严谨治学、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代代相传。涌现出不少先进模范人物，创造出许多成功的教学经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学成果，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誉。五十年来，我们已为国家培养出高、初中毕业生二万余人，为高等学校和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辉煌的历史已经成为昨天，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前程更美好。我们将从提高全民族素质着眼，面向全体学生，开发学生的潜能，构建育人目标，改革课程设置，优化教学过程，建立评估体系，以科研为先导，创办特色学校。

我们相信，在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的宏伟事业中，十七中学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及历届校友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下，经过全体师生员工团结拼搏，一定能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领导班子合影

（左起书记：武风云 校长：苑文昌
副校长：李秀梅、边东书）



教学活动



苑校长到日本考察



数学组教改之花“三姐妹”



拜师会



语文组研讨教改



物理组开展“三一”活动



化学组单人单桌试验



青年教师苦练基本功



老教师徐良玉传经送宝

第二课堂活动



美术小组



张海燕跳高打破省中学生记录



第五届艺术节



学生在阅览

校园歌手



革命传统教育



军事夏令营



多彩的工会活动



杨文学副校长酷爱摄影艺术被选入河北当代文艺家名典



李群生长畅游苍岩山即兴题诗



青年教师合唱团



迎元旦长跑比赛



庆“三八”迎“四大”
老教师张智慧放声高唱



藤圈操



健身活动



教工模特队

桃李芬芳



李建国
59届高中毕业
河北省理科状元



杨晓伟
79届高中毕业
河北省文科状元



扈小丽
91届高中毕业
河北省外兼文状元



殷亦涛
91届高中毕业
石市理科状元



张超
94届高中毕业
石市文科状元



种析
81届高中毕业
加拿大医学博士



乔陶鹏
89届初中毕业
清华大学博士生



赵淑敏
89届初中毕业
赴美留学博士生



范晓轩
89届初中毕业
中科院博士生



吴新菊
59届高中生
新华社拉美总分社
主任编辑



何青林
64届高中毕业
全国劳模



甘菊
74届高中毕业
全国劳模



戴建兵
80届高中毕业
河北财院教授



梁建增
80届高中毕业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



崔会娟
80届高中毕业
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王猛
81届高中毕业
国家公安部新闻司

目 录

一	贺词	吴新菊	(1)
二	难忘的回忆		
1	对女中的回忆	杨 荃	(2)
2	回顾女中四十年	刘景涛	(3)
3	女中,解放初期中等教育一枝花	赵孝章	(4)
4	我对母校——女中的回忆	赵纪华	(7)
三	历任领导		(10)
四	离休教职工名录		(11)
五	退休教职工名录		(11)
六	曾在我校工作过的教职工名录		(12)
七	已故教职工名录		(15)
八	在职教职工名录		(15)
九	在校学生名录		(23)
十	历届校友名录		(29)
十一	历届毕业生通讯录		(76)
十二	编后记		(126)

贺 词

尊敬的十七中校领导：

值此母校五十周年大庆之际，谨向各位领导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时期至关重要，它会决定人生的道路，它会给人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我永远忘不了母校对我的培养教育以及所给予的各种荣誉。1960年，当新华社在全国各地选拔优秀生培养驻外记者时，母校推荐了我，使我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国家通讯社并被派驻拉美国家长期工作。

自离开母校后，我一直在新华通讯社工作。无论在北京总社，还是在拉丁美洲的古巴，智利，秘鲁和墨西哥分社，每当想到自己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工作的时候，我总会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想到中学时期母校领导和老师对自己的辛勤培养和谆谆教导。在驻外工作的17年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一想到祖国，想到母校对我们的殷切希望，我就会浑身充满力量，信心百倍地工作。

五十年来，母校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尽管我们职务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岗位各不相同，但我们都在以自己诚实的劳动，为国家的繁荣和强大默默奉献。我为自己的母校感到骄傲！

目前，由于我仍然身处国外工作第一线，因此不能赶到母校与大家同庆，但我在西半球的异国他乡，将和大家一样回顾母校对自己的栽培和享受五十周年的校庆的欢乐。

愿母校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有用的人才，并祝福母校在世纪之交的伟大历史时期取得更大的成就！

新华社拉美总分社

主任编辑 吴新菊

1997年12月 于墨西哥城

我对女中的回忆

杨 荃

1947年12月,我从察哈尔省奉调来石,被分配到石家庄联合中学任女中部主任。一迈进办公室,我就看见了原延安中央保育院院长李之光同志(女中部副主任)。后来又陆续见到了从华北联大分配来的康健、陈力、赵昔、刘云、王婉英、于文兰,从老区来的朱锋同志。他们都很年轻,朝气蓬勃,从老解放区带来了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由于不少学生家长当时对我们党还缺乏认识,不敢送女儿上学,因此解放一个多月了,女中部学生还不足50人。我们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政治课结合时事,用对比方式,讲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好与坏,解放区与蒋管区的优与劣,组织座谈讨论,并带头大唱革命歌曲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还是解放区的学校好。之后,老师们和在校同学分片包干,深入学生家中,宣传党的政策,说服动员家长送子女上学,使学生人数逐渐增多。

1948年3月,市政府决定将联中分为市立中学、女中、师范三个学校,女中迁至华西街(即现在的17中),3月8日正式开学上课。开学后不久,冯惠德任校长,我任教导主任,严鸣晨、常乃莹、刘乐群、张泽民、侯作雨、王天祥、徐尚斌、刘景寿、孙慕韩、李普森、李士清等老师先后到校,师资力量得到明显加强。

解放初期,从中央到本市的领导,都十分重视女中工作。李维汉、柯庆施曾先后听取女中学生思想及学校工作情况汇报,并作了许多指示;毛泽、刘秀峰也时常询问女中情况。师生们在校内外还听柯庆施、齐燕铭、吴立人、艾思奇、周扬、潘梓年、冯文彬等许多政治家、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报告。

我于1948年8月调离女中,1950年3月重返女中任校长。当时女中已有学生350多人,教职工46人,成为新型正规化学校了。党、团、学生会及教师工会组织均很活跃。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赴朝鲜参战,学校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使师生们提高了对抗美援朝伟大意义的认识。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活跃于大街小巷,演小剧、拉洋片、讲形势、唱歌、张贴标语等,并深入居民家中,一边帮群众干家务,一边用拉家常的方式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受到好评,同学们自己也受到了锻炼。

1951年3月初,市委在桥西体育场召开动员大会,团市委书记周小英作了热情洋溢的动员报告,同学们热血沸腾,会后迅速掀起报名参军的热潮,全校78%的同学报名参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回荡在校园内外。

解放初期的女中学生,从思想动荡到安心学习,从害怕当兵到踊跃参军,她们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辜负老师的辛苦培育,有的考入高等学校深造,有的毕业即参加工作,有的尚未毕业就服从国家需要,走上工作岗位。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加入了石家庄建设大军的行列,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石家庄献出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华。时值石家庄解放40周年,看桃李满天下,我感到无限欣慰。

女中,永存脑海的回忆!

注:本文原载于1987年10月10日《石家庄日报》,本辑转发时略改标题。作者曾任女中校长

回顾女中四十年

刘景涛

石家庄解放前，我在石门市立中学任教，解放后参加了石市联中，1947年冬分配我参与筹建女中。同时，参加宣传队，到街上演剧、扭秧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动员学生入校学习。

1948年3月8日女中正式开学。当时教学人员不多，教职工约20人，学生是重新入校的前女中等校的学生，60余人，分两班上课，我担任数学课和一部分行政工作。那时，人员少，物资缺乏，连书本也没有。教员必须自编自选教材，还要自刻油印。有的老师不会刻写，我就代劳，每日工作常常通宵达旦。那时，有一种力量鼓舞着我，就是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切身感受：在旧社会，生产不安定，朝不保夕，处境艰难，犹如孤儿；参加革命后象是投入母亲怀抱，党的温暖和关怀，使我下决心要为革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1948年还处于战争时期，国民党飞机经常来市轰炸。我们仍过着战斗生活，警报一响立即组织学生进入防空壕，解除后继续上课。有时在防空时也不肯闲着，带着钢板蜡纸在壕里刻写。这一段时间，我还受到深刻教育：经常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柯庆施任市长，每周到校参加周会，给师生讲革命第一意义，讲我党的政策、讲形势，鼓励师生进步。同时，还听艾思奇、潘梓年、丁玲、周扬、任弼时等领导人的报告，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1948年秋，国民党组织两路兵马，一路由北京南下，一路由山西东侵，企图合击石家庄。我校奉命备战，改名石101部队开出石家庄市，虽然随队与否则有个人自由，但绝大多数教师忠于教育事业，毫不犹豫地告别家人，随队而去，相信不久就会回来的。我们部队乘火车到衡水，然后步行20里到了南召村驻地。我承担了前站任务，和刘庆材二人先行找房子、建炉灶、解决吃饭问题。当时有学生80人随队，第二天就开始上课学习，打谷场、草垛边就是课堂。我为了培养革命第二代人，不敢有丝毫懈怠。后来，国民党的阴谋被粉碎了，我们胜利返校复课，大家得到一次革命生活的锻炼。

1949年后，城市安定，步入正规，学校进入建校时期，我被分配作教导处工作，还兼任教学。那时，女中除上课教室之外，一无所有。我和同志们研究拟订学生管理制度、教学制度等规章制度，又致力于筹建理化、生物实验室和图书馆。那时，最基本的理化、生物标本和图书大多是经我的手购买的。每年外出购置，经过几年努力，才粗具规模。每年招生报名、组织考务也是一件大事。由于学校当时不多，报名人数日增，教导处忙于组织报名、体验、考试、阅卷到录取，往往每年整个暑假不得休息。

但是内心很愉快，总觉得这是自己应做的事，加上年纪还轻，更不觉苦累。

学校增设高中后，我长时期除担任教导工作外，还担任两个班的物理课，时数不下10节，送走不少高中生。这时学校比较完善了，人员多了，全校18个班，经过全校教职工齐心协力，50年代中期被省定为重点学校，每年升学率不低，保持重点直到1966年“文革”之前。

工作不能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有非常严重的逆境。但是凭着一颗为革命而生的决心，相信党，相信真理，我终于经过逆境，重见光明。在1957年以后，我曾短时间脱离教学工作去劳动改造，开过矿，炼过铁，养过鸡，喂过猪，锻炼了体格，也锻炼了意志。以后又担任教学，仍然是兢兢业业，以不误学生、为国培养人才而尽了自己的力量。

十年动乱期间，学校改名十七中，男女合校，我接受了创办工业基地的任务。1969年我和胡立民老师合作建校办工厂。那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生产项目。我们一个物理老师一个化学老师，一齐搞项目实验，自己拉砖砌锅台，到药厂拉药渣提纯硫磺。经过多次失败，最后终于在连续两昼夜不休息的努力下，取得了成功，纯度达99.99%以上。1970年开始接受定货，经营硫磺粉，在多方协助下，工厂办起来了，每天安排一个班学生参加劳动实验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研究生产打火石。这项生产需要大型设备、复杂的生产工艺，后来经理化两组老师的共同努力，自己制造设备。

我们自己设计制做了大型变压器,作电能整流用,经供电部门的鉴定,完全合格。又制做大型电炉作保温模具,使产品生产中达到恒温。从而改善了打火石质量,正式供应市场。以后,在全体职工努力下,逐步改手工生产为机器生产,液压机多孔压制改为单孔压制,由焦炭熔铸合金改为盐浴熔铸合金,使火石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创举,曾有北京、天津、青岛、张家口等打火石厂来石参观学习。由于生产效率提高,质量有了改善,供不应求,打火石产值大大增加,最高时每年达70万元,年盈余约30万元。工厂把盈余提供学校建设。每天还安排一至两个班学生劳动实习,有的班到工厂上课,使课本知识得到验证,理论学习更为扎实。

在这个期间,我学到一些生产知识和工厂管理知识,但是还不够,没有把工厂办得更好。我认为打火石之所以能办起来,并为学校提供了建设基金,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党和领导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在于全体教职工特别是物理化

学两组老师的通力合作,没有集体的力量,什么事也难以办成的。

后来打火石生产虽然滞销了,我们利用现有设备开创新的产品,想法设法完成了任务。看到工厂生产继续运转,我感到很愉快,因为这里面确实流淌过自己的汗水。

回顾在女中40年,虽然我现在离休了,但没有离开这个学校,对学校感情依然很举动厚。我爱这个学校,因为学校中的同行们团结友爱,有着优良的传统。我也爱我们的学生,一贯地爱学习、爱劳动,特别爱护学校的公共财物,连“文革”期间,我们的图书仪器都没有受到损失,这是难能可贵的。我相信学校一定能办得更好,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的人才,这是我对学校最良好的祝愿。

1988年10月

注:作者为17中离休教师,曾任女中教导处主任,17中校办工厂厂长。

女中,解放初期中等教育一枝花

赵孝章

建校史话

石家庄市女子中学是1947年解放后新组建的联合中学分出来的,原是联中女生部。1948年2月分建,3月8日妇女节正式开学上课,和一中、师范学校鼎足而三。石市在日伪时期有石门女子家事职业学校一所,日投降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将女子家事职业学校改为石门市立女子初级中学,1947年增设高中班和简师班,改为石门市立女子中学,校址即现在市一中的所在地。石市解放,原各校人员全部流散,故联中成立事实上等于重建。当时校长刘星华,女生部负责人为李芝光。

据老校长杨荃回忆,李芝光是在抗战时期随其父李锡九由重庆到延安的,曾任延安保育院院长。她做事认真负责。对学生如慈母一样。记得有一天,女同学王涛(后在铁路房管处工作)跑回学校,说几天没吃饱饭了,饿得很。刘校长和李老师立即找炊事员给她做面条。她吃得狼吞虎咽,李老师慈爱地劝她慢慢吃,免得

生病,并说回到学校就等于回了家。这个学生对此念念不忘,至今还常去探望老校长。

杨校长说,那时,石家庄市是关内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人民对党的城市政策还不清楚,加上国民党的恶意宣传,许多市民宁可把孩子留在家里,也不愿送她们去上学。所以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报到。后来华北联大学生分到学校,人力充足了,就分户包干,反复动员,加上市领导的关心,学生增加50多人,分了两个班。但学生的思想情况是复杂的,有的怕抓兵,有的怕参加妇女会或跟共产党走,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家长们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当时解放战争的大前途没认识,对战争的胜利更没有信心。后来通过现实的对比教育,教唱革命歌曲,到市内搞宣传,加上一些跑到保定、北京碰了壁回石的师生的现身说法,柯市长还常亲自参加学校的周会,讲形势,讲政策,学生的认识逐渐提高,感情日有变化,精神面貌有了新的转变。

联中分建一中、师范、女中三校后,女中迁

至桥西华西路5号原省立商职旧址(商职校址前身是敌伪时期的日本学校)。经过整理,3月8日妇女节正式开学上课。首任校长冯惠德(延安干部,齐燕铭夫人)4月5日到校,逐步走上正规。杨荃校长时任教务主任,后调任四区区委书记,1950年返校任校长。她两年以后调任后,由袁毓英接任,全是女校长。杨校长说,女中建校时有学生80余人,分为3个班,一班人少一点。1948年开学后,春季招生又增加了四班和五班,这其中有边区联中育才学校学生转入四班。这些学生只有20多人,但大部分为党团员,政治素质高,文化水平低一些,可学习积极性高。她们和原女中学生相结合,起到了互补互学作用,对学校 and 同学都是有益的。经过1948年暑期再次招生,学校共有7个班,学生300人,党团组织也分别建立,起到核心作用,但对外还没有公开。当时,全校教职工16人,其中教师8人,任务都十分繁重。

杨校长说:当时党中央在西柏坡,对石市教育建设十分重视,除从中央抽调干部外,特派李维汉来市指导教育工作,还有潘梓年和杨挺在校蹲点。杨挺是女同志,就住在女中。她工作深入,和同学打成一片,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有一天,四班学生王玉琳患病,不能动,杨同志立即组织女老师柳担架,送入医院,市民看穿灰军装的女兵亲自抬担架送女学生入医院,一时传为佳话。说共产党就是关心人民疾苦,这在过去听也没听说过。我们的教育工作无形中在市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再加上,那时不断有中央领导和知名人士到市内做报告,如齐燕铭、艾思奇、周扬、冯文彬、丁玲的报告都十分鼓舞人心,有着深刻的理论阐述。因而女中师生和其他学校师生一样很受启发,革命热情高涨,这就为以后备战、参军和抗美援朝运动打下坚定的思想基础。所以,女中建校虽然艰苦,但客观条件良好,发展是快的。

女中到1953年发展到29班,在校人数900余人。考生人数年年增多,最高为1953年,报名2584人,占用考场52个,接待外地考生1150人。全校动员为考试服务,为外地考生安排生活和食宿。家长说,农村解放了,一定要送孩子们上学,外县没有女中,只有大老远送她们来石家庄,为的是让她们学文化,练本领,这些话反映了女子中学在当时还有着自己的

特定使命,把女中办好也是人民的愿望。

1954年,女中增设高中一年级2个班,成为完全中学。我也在这一年的春季由石家庄日报编辑岗位调职女中,开始了的粉笔生涯。

辛勤耕耘

1954年的女中在物质建设和生活设施上已经大大改善,特大型教室建成,新教师楼建成,单身教师迁住新居。那一年还每人给了一架书柜,配齐每人一个三屉桌。各教研组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南院建起女生新宿舍20间。北院除礼堂兼饭厅外,还建了家属宿舍房,老师伙食小灶供应。但总的说来比起现在不是比较艰苦的,可从未听说过有人报怨生活艰苦,大家都在兢兢业业从事教学,为祖国培育人才,追求明天更美好的生活,人们真诚地向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方向努力。这种热情融化了我,很快消弭了调离新闻岗位的失落感,投入了新的集体。

这一年,在校生共18个班,学生934人,老师相应增加到34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老少齐全。老的多数是具有大学学历的留用人员,年轻的则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新园丁。以我所在的语文组来说,除教研组长梁远亭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外,还有新毕业的郭淑娴、陈占夫是中文专业,其他都是半路出家,缺乏教学实践,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之,如何统一教学思想,如何改善教学方法,如何组织教学,成了当务之急,热情只能起动力作用,代替不了教学质量。

凯洛夫教育理论的学习,恰恰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问题。在当时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向老大哥学习,同时解决我们自己的教育改革方向,我们语文组以《红领巾》教学为示范开始了新的战斗,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方面记忆犹新:第一,课文转向文学分析,深挖思想性,因而增加时代背景和作者介绍的分量,为了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艺术思想水平,在课堂上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主题思想。然而又往往流于形式,增加板书,课时紧张,老师包办代替,失去了学的主动意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写作能力的提高效果不明显,事实上违反了国语文的特点,不是通过字词语句的分析去深刻体会作者的深刻含义。这和现在双

基教学的要求是不相同的。第二,文字和汉语语言教学分开,另有语言课本,我记得没取得什么效果。第三,提倡课堂提问,并当堂定分。我认为这是刺激学生阅读积极性的方法,但课时紧张,背景介绍已占去不少时间,无法从容提问,有人事先布置思考题,对课文后的思考题加以补充,其结果不仅影响学生灵感的触动,而且又流于形式。第四,当时改用五级分制,好处是消除争分的坏习气,但如果老师有了偏爱,就会有失公正,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从我个人说,至今仍认为五级分制有其优点。第五,强调写教案、查教案和讨论教案。这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始终觉得,研讨教案确实能互相启发,起到积极作用。但要求详细、全面,象工程蓝图一样,那是不切实际的。应该留有余地,以便临堂发挥。总之,不管如何,这次教育理论的学习和改革对当时的教学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值得记忆的是那时老师的虚心与要求进步的心情,人和人的关系似乎都奠基在推动教学进步上,没有什么个人利害的纷争。现在看来,那次教改是群众性的,全校教职工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女中教学向科学化系统化以至现代化的方向迈出一大步,许多办法一直保持下来。

据我事后了解,解放初期,女中教学是解放区教育传统的延续,文化知识教育同样密切结合实际,用中学,学中用。那时没有框框架架,教师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目的在于培养急需的人才,比如在傅作义部想偷袭石家庄和抗美援朝战争时,地理老师就讲有关地理知识,历史老师讲有关历史知识,语文老师结合课文阐发思想性,朗读爱国诗词,音乐老师大教革命歌曲。这些教学,不仅鼓舞了学生的革命热情,且更明确了自己的职责,自觉地学文化学技术,为祖国培育自己。40年后,已经成了北京钢铁学院副教授的刘新华同学来信说:“我记得共产党的政策是立足于把人改造过来,而不是残害人。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参观过监狱,犯人们在劳动中把自己改造成新人……这些深深的印象,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明辨是非,能从其所推行的政策认清‘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她还介绍说,那时“语文老师严鸣辰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歌喉;常乃莹教师苍劲有力的字体和遣词造句的准确表达的本领;于

云帆老师严密的数学演算和证明的教法,都使我记忆犹新”。她们的文化基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教学中完成的。再比如前述的患病送医院的王玉琳同学,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仍然刻苦学习,没毕业就响应号召去北京参加工作。经过努力自励,后在中共人民广播电台做英语高级编辑,和在电台工作的美国经济专家史敦白先生结婚,直到80年代后期退休后同丈夫到美定居。事实说明,解放区教学传统也是应该继承的。

1989年,我写校志,面对档案,深深感到,石市女中诞生在战火中,但得天独厚,虽是一个普通中学,但却有许多经验是值得学习的。这其中,必须大书特书的,就是全校教职工在党的领导下的忘我奉献精神。

校园情结

女中建校初期招生范围面对全石家庄地区,学生来自农村的占绝对多数,农民女儿占总数的80%,几乎百分之百住校。因而管理严格则是当时社会条件的需要,除去星期六返家,平时学生没有老师的假条不能出门。她们同吃同住,起居定时定点,有的老师专门管理。卫生医疗,学校全面负责。我1954年调至女中时,仍然是这样,包括老师在内,晚上也必须在10点以前返校,否则大门上锁了。

然而校园内生活却是百花齐放,生动活泼。学生组织繁多,除去班会、学生会和党团组织外,还有物理实验小组,化学实验小组,歌咏队、仪仗队、腰鼓队、美术组和体育组。当时经常举行讲演比赛、读书报告会,跳集体舞等。这不仅使学生课余生活丰富多彩,而且都锻炼得有自治和组织能力。那时没有题海战术,现在所要求的第二课堂在当时是平常很自然的事情。我那时住学校,晚上参与自习,指点课业,答疑咨询,有时谈社会、谈人生、谈读书方法,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记得我班学生办了一张壁报,集稿、改稿、出版都由学生负责,我只起到顾问作用,毫无负重感觉,而学生则是干得津津有味,奉献出所有业余时间。我相信,她们是受益者,现在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叫刘文霞的同学80年代任天津医学院的副教授。她喜欢诗,善于写诗,为什么去研究医学,我至今还是个谜。还记得一件事,大约是校庆日,班上同学自

编自演话剧和其他节目。当时负责组织和导演的是一位赴朝参战归来继续的同学，她曾是文工团员。上演之后，不但话剧精彩，女扮男装，博得一片掌声和笑声。她自己上演的一段北京八角鼓更是出人预料，纯熟圆润，完全京派作风，得到过名家指点，也说明了她的艺术天才。非常遗憾的是忘记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那一身军装的飒爽英姿和那八角鼓上两条长长的红艳艳的丝穗，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在艺术道路上驰骋。体育教师尹秀英对我回忆说：那时的学生自觉性高，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教学很容易出成果。女中体育在解放初期是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刻苦锻炼，争强好胜。有个学生来自农村，体质好，但技巧欠佳，经过指点，就自己找时间练，晚上下了自习，利用熄灯前的间隙还到操场上攀双杠，终于取得了名次。我写校史时有一位高中二班毕业同学吴大文（河北教育学院副教授）来信说：“我们那时有一种想法，女学生一点不比男学生差，他们做到的，我们同样也能做到。”我想，这就是动力，中国妇女多年追求的妇女解放的愿望，在她们这一代开始变成了现实。

女中建校初期三件动人的史话，使人永远难忘：

1948年，傅作义部将偷袭石市的信息传来，女中按上级决定，迁校衡水，全校师生接受新的考验，掀起了报名热潮，结果全校教师除一名年老多病被劝阻外，十三岁以上学生全部热情参加，占全校在校生总数的70%。在那里住在农村，以谷场、草垛旁做课堂，继续学习，秩序井然，而且和乡亲们相处和谐，帮助老人们打水清扫，注意卫生，还帮干农活，直到当年11月胜利返校。

1951年掀起抗美援朝参军高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响彻校园。这时我已由北京调至石家庄日报工作，亲眼看到附近女中学生迎接志愿军代表回国汇报车队的盛况。据知女中报名参军学生达到78.5%，后来批准51人。在临出发时，从欢送队伍中跑出杨佩芬同学，自带背包，在火车启行时抢行登车，坚持参军。这事登在石家庄日报上，惊动团中央，破例把她送往战场，给女中校史留下一段佳话。朝战结束，这批女生大部分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个别人回到学校重读深造。

1954年，志愿建设边疆高潮又起，女中有30多人初中毕业报考青海财政学校。家长不完全支持，说她们年纪小，路途远，有的还是独生女。学校和老师两面劝导，苦口婆心，最后只有一人被勉强留下。当时班主任王希同老师说，我的班去了17个，劝留的家长哭哭啼啼，煞费周折。不过，孩子很争气，干得不错。青海学校后来写信，说她们素质好，学习好，校优秀生中，女中学生占了三分之一。现在她们都是青海财贸战线骨干分子，在那里安家立业，学生来信说任文宿80年代担任青海省统计厅的副处长。

女中就是这样，把学生一批又一批送入社会。1968年“文革”中女中改为石家庄市十七中学，截至1988年，40年中毕业学生13000多人。

女中已成为历史，但她的光辉仍然照耀着石市教育史册，希望我们的学生能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1944年4月30日

注：作者为十七中退休语文教师

我对母校——女中的回忆

赵纪华

离开女中快40年了。当我尽量去挖掘日渐淡薄的记忆时，有些片断又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不禁勾起了我对母校的深深怀念。

1948年我考上女中后，眼前展现了新的憧憬。然而，由于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尽管学校不收一文学杂费，我还是感到随时有辍学的危

机。因为家中需要我去做工挣钱度日子。但我求学心切,不愿再受失学之苦,心里一股急火,就病倒了。当时我所在的初一5班班主任刘云老师(那年她不过20多岁),打听到我家的住址后,就来家访。她向我的母亲问清了家庭的困难情况,并耐心地给我母亲讲道理,说明一个13岁的孩子去做工,没什么文化基础,对身心健康不利,就是出去也挣不了多少钱,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还当场答应让我当公费生。母亲第一次和共产党的干部谈话,被感动得流了泪,连连说:“共产党真好,家里再难也让她去上学吧!”就这样,我回到了学校,开始公费就读,一直到初中毕业,从这里参了军,后又上了大学……。

二

回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真感回味无穷。老师们治学严谨,为人师表。那时,由于刚解放不久,老师们都住在学校,就是家在市郊的也不经常回去,和同学们朝夕相处,打成一片。语文老师常乃莹讲课吸引人,他结合课文介绍了许多同学倍感兴趣的文学知识。他的字笔锋刚健,同学们喜欢模仿。于云帆老师讲数学非常熟练,几乎不用看讲稿,大家听的清楚明白。刘景涛老师讲物理时不死板,他那时就介绍过外国发展电视的情况,张泽民老师为讲好化学课,费尽心机去采购仪器,精心指导同学们的化学试验。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导处和课任老师经常征求大家的意见。记得有一阶段,同学们对刘乐群(女)老师讲语文课不太满意,反映了不少意见。有一次在去厕所的甬道上,几个同学还在“慷慨陈词”,正好刘老师在身后。她们发现后感到很不自在,心想,肯定把她惹恼了。其实,完全相反,她虚心地找出了自己讲课时条理不够清楚的缺点,在备课上下了苦功夫,甚至夜间很晚才睡觉,结果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在她调到外地工作时,同学们表现出恋恋不舍之情。

当时办学的经济条件比现在差多了,然而学校的面貌却是井然有序,一片生机。就拿学生伙食来说,总务处的老师们(同学们都是这样称呼的)总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使同学们吃饱吃好。那时是以小米、玉米面为主,但每个

星期都能安排2~3顿细粮。每次细粮都备有大米饭和约4两一个的大白馒头。菜就放在一口直径约一米左右的大铁锅里,由桌长去领。一般都是凉拌绿豆芽和菠菜,也有时是炒菜。同学们吃的津津有味,高高兴兴。在那个刚解放的年月里,除少数富有的家庭外,一般的还吃不到这样的饭食呢。

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有歌咏队、美术组,还有“仪仗队”(打“洋鼓”吹“洋号”)、腰鼓队等。青年团还组织同学们跳集体舞。学校为了更好的育人,很注意正确引导大家的课外阅读。记得在一次读书演讲比赛会上,我们班的李景环同学,根据自己的理解讲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要内容,讲得绘声绘色,情节动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获得了奖励。不少同学把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名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以此激励自己。

三

1948年9、10月间,傅作义部队要袭击石家庄,学校拟向外地转移。校长冯惠德(女)在一次动员会上讲: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不要害怕一城一地的得失,这次转移是为了保存干部力量,这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并号召党团员要经得起考验。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党团员,而党团员在关键时刻必须跟着党走。由于我们大都是13、14岁的学生,年龄较小,所以学校里动员我们留下来“护校”。那时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老解放区来的同学啊!党团员都在她们之中。她们态度坚定,不讲价钱,都跟着学校转移了。我在心底发誓,一定要向她们好好学习,做一个跟着共产党走的好团员和好党员。

转移时,学校将图书馆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埋入校园的地下,另一部分分给我们这些在市内的同学代为保存——这也算我们“护校”的实际行动吧!学校转移后,就停了课。我们天天打听傅作义部队是否被打垮了,并经常到女中去探听老师们回来了没有。我平时在家中除了干活外,就是看书,我把分得的书都看了几遍,因为看到书就似乎看到了老师

们的面孔和美丽的教学红楼。当傅作义袭击石家庄的阴谋被彻底粉碎的消息传出后,我们这些小姑娘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没多久又回到了学校。这时在我内心深处感到,学习机会得来不易,下决心珍惜宝贵的青春,打好文化基础,将来好好为人民服务。

四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学校里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的形式灵活、生动、具体,不是硬性说教。如上地理课时,老师把朝鲜战场的进展情况标在地图上,同学们一目了然,既加深了记忆,又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语文老师在教学补充了战地文学作品。严鸣辰老师还特意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朗诵《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感人肺腑的报告文学。校园里不时回荡起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的歌声。

正是这种声势浩大、深入浅出的形势教育,激发出同学们的强烈爱国热情。那时每天早晨下了第一节课,大家就蜂涌到校门口的收发室抢看报纸,争睹朝鲜战争发展的态势。当军干校到校内招生时,大家的爱国激情如火山爆发,再也按捺不住了,很快掀起了一个参军热潮。李景环同学,是5班的学习尖子,而且文章写的好,平时温文尔雅,可此时却“一反常态”,非要去参军不可,但她的身体过于纤细,给人一种弱态。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在报名的前一天把头发煎的短短的,露出一个苹果圆脸,似乎胖了许多。在体验时,她闯过了“第一

印象”,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海军部队。还有一位叫杨佩芬的同学,她是一个独生女,学校为照顾其家庭,再三劝她留下。但她下了横心,在欢送参军的刹那间,她跳上了火车……。听说这件事成了当时的新闻佳话,还惊动了团中央。

1951年7月间,军干校是最后一批招生了。我和刘新华、吴瑞、何秀宏等同学暗下决心:千万不能错过良机。我们几乎天天去找教导主任王琳老师和班主任于云帆老师,常常搅得他们坐卧不宁。我们轮番去表决心,递申请,摆条件……。虽则如此,老师们从没表现出过厌烦的样子,总是耐心说服,循循诱导,特别是对那些家庭有困难、本人身体不好,而不宜参军的同学更是苦口婆心地规劝。对于我,学校是不同意走的,但经我反复和父亲商谈,终于取得了理解和支持。父亲还给我写了一信,要我“吃水莫忘打井人”,要我坚持跟着共产党走。这封信拿到学校后,很快传开,石家庄日报还作了报道。就这样学校批准了我的申请,我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另外十几名同学一起离开了学校,当上了一名解放军女战士……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块毕业、参军的同学,又相继转业到地方工作,其中部分同学又进入大学得到深造。据知,现在有些同学还在领导岗位上任职……。这一切都是母校——女中的光荣。

注:本文作者曾任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业务处副处长,高级统计师。